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三十三、警告

畢貴聞言，當著主人越發愧憤難當，接口怒喝：「朋友如何欺人大甚！」一面倚著酒性起身便想往外趕去，先吃趙三元一把拉住，使了一個眼色，還未開口，崔文已搶先把門攔住，低聲警告道：「二位班頭千萬沉住氣，方才所說實是好意，你們均和家姊丈多年老友，便是小弟雖然奉命行事，論起交情也非尋常之比。請想我們這些人哪一個是好吃的果子。」

「不是這位異人奇俠本領真高，所行的事又是那麼公平合理，樣樣使人心服口服，怎會如此聽話，打心裡不肯說他一個不字呢？你們雙方萬一遇上，談上兩次，再把經過情形知道一點，也必和我一樣了。不怕二位班頭見怪，就要和他作對到底，憑你二位也是不行，何必拿雞蛋去撞石頭自找苦吃呢？」

三元看出主人辭色誠懇，決非幫助外人虛張聲勢，重又回憶連日所聞所見之事，心又發虛，覺著妄動無用，反更麻煩，一面暗將畢貴止住，不令開口，乘機答道：「我弟兄實是好奇心盛，心想結交不配，拜見一面談上兩句也所心願。畢二弟素來心直口快，覺著這位異人時單時雙，時男時女，又能變化飛鳥，好些神奇舉動，心生佩服。」

「我們今早出來雖然專為訪問他的蹤跡，並非真個照著本官心意和他作對，休說火簽拘票未帶一張，連鎖鏈都未帶一副，就是防他多心之故。他偏認定我們不是好人，老跟在身後神出鬼沒，人爭一口氣，酒後失言自然難免，但這位朋友早晚是會明白。你和令姊丈想必見過這位朋友多次，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，是男是女，是否真能變化飛騰，來去無蹤，這樣說兩句總可以吧。」

崔文接口笑道：「二位班頭不要多心，這位隱名飛俠實在令人難測，他那聲音容貌常時改變，便說出來遇上也未必能夠看出，並非真要隱瞞。我們對他雖極敬佩，姓名來歷至今還不知道，叫我如何說法呢？」

畢貴脫口氣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我們都讓雁啄瞎了眼睛，就是對面相遇也決認不出來的了？」

崔文看出二捕執迷不悟，心也有氣，方說：「這倒未必，不過……」

底下話未出口，便聽房後有人接口笑道：「真要見我容易，包你能夠見到就是。」

三元聞言，看出主人面色微變，彷彿吃了一驚，料知早晚有事，對頭已完全明白自己心意，因向主人追問太急，生出反應。先頗憂疑，繼一想，自己只是奉了官命而行，既是吃糧當差，便不能違背本官意旨，何況自始至終說的都是仰慕求見的話，並未向人誇口想要捉他到案，露出絲毫敵意，就是狹路相逢也非無理可說。

多年威望，連山東路上綠林中的有名人物俱都知道，有的還有過交情，通來往，過於服低這人先丟不起，當著主人面子上也不好看，呆得一呆，走向旁窗，雙手朝外一拱，大聲笑道：「閣下真個高明，使人佩服。如蒙賜見實為幸事，是非真假久能自明，只望閣下不要把人認錯，過於多心，使人迫於無奈，辜負我弟兄對你的一番仰慕之意便了。」

說完，只聽前窗外面又是哈哈一笑，越想越有氣，忙即跟蹤縱過，用手捅破窗紙朝外一張，這一面乃是佈滿冰雪的淺坡菜畦，井無人跡，估計這未次笑聲至多三四丈左右，不應離開太遠，並且先聽旁窗回答，轉眼人又到了前面，照那地勢快得實在出奇，心方不解，笑聲已由近而遠，少說也在村口左近。

心中一動，口裡說著佩服的話，心中埋怨畢貴真笨，單坐在那裡生氣有何用處，也不隨同用心察看，豈非蠢才？正打算跟蹤追往街上，看這路斷行人的茫茫雪地對方如何隱遁，是否真又變出一隻大鳥。

剛一舉步，便被崔文將手拉住，急道：「趙老班頭老大哥聽我一言，這位大俠實在神奇，並非小看二位班頭，你就本領多高也決追他不上，不是這樣，我和家姊丈也不至於如此服低了。聽他口氣，你們雙方遲早必能相遇，何必忙此一時呢？」

三元本來有點心虛，又見主人前後口氣一樣至誠，似知對頭厲害，下手太辣，不願自己趕去栽跟斗，又不便明言神氣，想了想只得見風收篷，忍氣歸座，表面仍裝沒事人一般，飲酒說笑，神色如常。

畢貴酒後受氣，當著主人好生內愧，本來悶坐一旁心中想事，忽然低聲憤問：「趙大哥，你的耳力不差，想必聽出，天下哪有這樣快腿，就是會飛也沒有這等神速。第二次話剛說完，人便由旁窗越過一排草堆，到了前面坡上發出笑聲，你這中間多少有點耽擱還可理講。」

「方才留神靜聽，你由旁窗趕過時，這裡笑聲分明剛起，轉眼便遠出十好幾丈，我們連問余富和崔二莊主，都說人只一位，豈非怪事？話又說回來，我們白泉居所見矮酒客原是兩位，算他不止一人，故意裝神鬧鬼戲弄我們，不能配合得這樣嚴絲合縫。就有幫手，也真快得出奇。去年救那水災原有七位義商，一個人決不能辦這許多的事。莫要連兩位都不止，七人都來，由一位出面，那六位全變作他的化身，聲東擊西，此呼彼應，故意迷亂人的耳目吧。」

三元聞言，立被提醒，轉向崔文笑道：「我弟兄業已甘拜下風，就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也必知難而退，決不拿雞蛋去撞石頭，何況本來沒有此意。不過我弟兄在公門中四十年，無論地方上和江湖朋友之中大小有個名姓，就這樣糊裡糊塗交待過去，傳說出去豈不是個笑話。」

「我弟兄是好是歹早晚分明，總算和二位莊主相交多年，令姊丈因病不能見客，只好將來見面再行領教。多蒙崔莊主盛情厚意，我弟兄飯飽酒足，不敢再多打擾，只請問一句話，說完立時告辭如何？」

崔文原極精明幹練，機警不在二捕之下，料知董是老的辣，這次問出話來必在筋節上面，但又不能不理，只得從容笑答：「趙老班頭，我雖不像家姊丈和你有同門之誼，自來因親及親，因友及友，不說別的，就是多年相交，也非尋常朋友之比，真要知道而能說的，哪有不說之理？方才小弟所說實是為好，你說這幾句未免見外了吧？」

三元聽出口氣不對，忙賠笑道：「崔莊主不要多心，恕我口快心直，請你代我想上一想，是否為難。如今官府下了嚴令，暫時雖無他意，非要訪出這位朋友來歷姓名不可，既當官差，有什法想？這位朋友如肯見諒，我們的來意和本官所說的話他全知道，也用不著隱瞞，只肯見上一面，怎麼都好商量，哪怕全照他的意思敷衍公事均無話說，他偏不諒苦衷，豈不為難。」

「別的我都不問，你兩位郎舅想必和他見過不止一次，見時也許戴有面具，至今不曾看出本來面目都在意中。不過人未見面，口音總聽得出，莊主可曾覺著這位朋友口音到底是男是女，每次所聞是否一個地方的口音，有無異處，大概知道，便我們方才也聽出中有一次是女子的口音，這並不算隱秘的事，請回答一句真話總可以吧。」

崔文暗罵：「老狗腿哪知厲害。你分明見影無雙在省城內外兩個月來做了許多大案，以為不止一二人所為，必選結有幾個同黨暗中呼應，弄些手法，故示神奇，想由我嘴裡探出真情，以便多約點人連明帶暗一齊下手，這不是在做夢麼？你們平日狐假虎威，陷害良民，明知是個硬釘子，還要拿頭硬往上撞。你們活得不耐煩，我卻不能違約自找無趣呢。」

念頭一轉，接口笑道：「我當有什大事，原來問他口音，這位大俠也真奇怪，如說假話我不是人，趙班頭一點料得不差，每次相見他都戴有面具，始終看不出他的本相。他那口音也是時女時男，除身材高矮裝束相同，通體一身黑而外，我所聽到的語聲實不相瞞簡直沒有一次同過，至今我還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。」

「如說救水災的七位弟兄全數來此，原近情理，但是怎麼交情深厚，本領高強，休說異姓兄弟，便是同胞骨肉也應有個高矮胖瘦之分，如何沒有一次不是一樣身材和打扮，連所帶的兵刃包袱，甚而胸前紮包腰帶，所打的結扣，所穿軟靴的壞舊痕跡，都會一點不差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

說時，趙、畢二捕均以全神貫注在對方面上，實看不出有一點有意誇大形跡。心想：主人雖是江湖能手，穩練沉著，不動聲色，一則相交多年，二則他兩郎舅的家財這一次的損失決不在少，就算對頭厲害，被他嚇破了膽，必須照他所說，不敢違抗，好端端割

了他的肉，還要丟人，到底不是什麼高興的事，為何還要張大其詞，代人說話？如恐對頭聽去，此時人在房內，語聲不高，何況對頭明已示完威走去，就不敢說，眉目之間多少也有一點表示，不應如此斬釘截鐵，沒有商量，莫要對頭真是有點鬼門鬼道就更麻煩了。

無緣無故碰著這樣瘟神，回銜路遠，風雪天寒，人跡稀少，敵暗我明，一個不巧先吃上他一場苦頭，丟人更甚，也最冤枉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君子報仇三年不晚，這裡已問不出所以然來，還是以假作真，以真作假，及早離開此地，在雙方未破臉之下另外設法尋人打聽要好得多。

雙方說完，便由三元領頭立起，謝教謝擾，告辭回去。主人也未挽留，只在出門時好似東西看了兩眼，重又低聲囑咐道：「我們多年好友，不怕見怪。二位班頭，今日最好回去，就有什麼迫不得已，據我所知，省城這許多名家便未吃過苦頭的也都得到警告，內中並非沒有恨極的人，只是無可如何。」

「再說，人家做得也真能得人心，沒有褒貶二位班頭，多尋一次人多留一點痕跡，白給人家添煩，還要生氣，能夠袖手、兩不相犯，決無一人敢去告發。就算有個把冒失鬼，也必徒勞無功，多找無趣。最好向縣太爺面前直言奉上，大家方便。否則，我雖不敢斷定二位班頭必敗，這位洪大老爺恐怕先吃不住呢。」

二捕聽他一再叮囑，連趙三元平日最自負的人也有一點發毛，只苦乾回去無法交待，就能搪塞一時，將來如何銷差？略一盤算，決計回到三甲那裡，看他回家沒有。此人最是忠厚恭順，又是岳家多年的老佃戶，連哄帶嚇怎麼也能套出一點線索，於是冒著冰雪寒風又往回趕。

二捕多年老公事，見多識廣，機警陰沉，方才聽出對頭口氣不善，雖因不曾破臉明敵，不至於以毒手暗算，既已說出相見之言，必有顏色顯出，也許埋伏中途隱僻之處冷不防開上一個玩笑，飛賊影子不曾見到，先丟一個大人，從此英名掃地，以後拿什面目去見那些江湖上的朋友，想到這裡，早已不約而同存有戒心。

當著主人還不露出，到了路上立時耳目並用，兢兢業業，一直都以全神貫注，稍有風吹草動忙即暗中戒備，分頭注視，以防對頭突起發難，使其啼笑皆非，似這樣小心謹慎，步步留神，一直走過三里河，眼看三甲所居村口就在前面，並無事故發生。

忽然想起對頭除在白泉居無意相逢，是否本相還不可知，出現了一次之後以後再見，不是黑影一閃，便是變化飛騰，使人莫測，底下更是只聽譏笑之聲，蹤影皆無。這等詭秘隱藏神情，他必還有許多事情要做，大白日裡怎肯使人看出他的形蹤，何況這條路上，都是冰雪鋪積的田野，兩頭人家村落相隔均遠，就有人家也不在大路旁邊。樹木早都凋零，只有滿樹冰花積雪，不能藏人。如有動作，老遠便可看出，對頭又喜故示神奇，決不明處出面，白擔了一路心，真個冤枉。

二捕互相對看了一眼，正在又有氣又好笑，忽見三甲由門內匆匆走出，見面請安，笑問：「方才聽說二位班頭尋我，方才回來，趕往白泉居，說二位已早走去。我後悔今朝不該出門，以致失迎。又防趙大爺尋我有事，恐孩子們沒聽清楚，正想親往白泉居打聽，不料二位班頭已到門外，真個高興。」

「我已命家裡殺了兩隻肥雞，還有白泉居的好酒，想留二位老班頭吃頓粗酒粗飯。我知二位已在白泉居吃飽，鄉下人沒有什麼好東西孝敬你老，今年年景又壞，好在趙大爺最體惜我，請二位班頭賞光，包荒一點，略表我小老兒的敬意吧。」

畢貴方在暗笑，這老頭子真嚙嚙，賓主三人都立寒風之中，有話不會屋裡說去，偏要往外絮話。

趙三元也覺三甲恭敬大過，到底年老糊塗，比起往年還要話多。正想開口，忽聽裡面喊道：「爺爺，你和哪位大爺老爹們說話呢，怎不請到屋裡來？外面風大，有多冷呢！」

三甲忙答：「小老兒真個該死，許久不見趙大爺，難得貴人光降，只顧喜歡，還忘了請貴客到裡面去。」說罷，連連請安作揖賠不是，請客走進，一面高呼家人快拿茶水。

三元知道鄉農寒苦，尤其當年災荒之後，遇此大雪，就說天氣太冷，三甲平日勤儉，免於凍餓，至多燒個熱坑取暖，如何會有茶吃？分明又和那雞一樣，知道自己還要尋他催租，膽小害怕，由白泉居勾對除欠而來，打算以禮當先，把自己奉承個夠，然後鼻涕眼淚一起下，全家苦苦哀求，想借荒年為由，把岳家所撥租欠到年後，算起來還是他得便宜。

暗中笑罵：這老兒雖然出了名的本分老實，膽子又小，一向不敢欠租，就欠也不甚多。但他全家勤儉，會過日子，能耐勞苦，多麼荒年也能勉強渡過。想是接連兩次災荒，多少有點為難，知我公門中人不是好惹，特意想此一條苦肉計，打算減免除欠，過年再說，所以逼得他在門外寒風中耍了許多身段。

可見多麼老實的鄉下人，到了收租時節，決不捨得把他辛辛苦苦收割來的糧食慷慨忍痛交出，但有一分借口決不放鬆，總有許多話說。多麼老實的人也會逼得他說出許多廢話，其實我是內行，早就給你估了價，任你千言萬語，我有一定之規。平日對你寬厚，那是先緊後鬆，早就算好這本賬，恰到好處，算計你收多少，要多少。

因你田多，家中不分男女老少全都下地，勤儉不怕勞苦，出息比別人要多個一半倍，剩個三成兩成也足夠你吃的，樂得假裝中間人，收完租，再賣好，再將積年舊欠算在一起，永遠你是一個債務，任其積少成多，我表面還不要利息，只是不能豁免，老叫你擔著一份心事，不到豐收決不迫逼，遇到好的年景再來要他儘量歸還，一面取回舊欠，每年都要叫你承上一兩次大人情，租糧並沒少收。

為了手法高明，照例是打一巴掌揉一揉，這老傢伙非但不恨，反倒感激，以為我好說話。今天只要留到晚來，吃完酒飯，一哭一求，照今年的年景便可一粒不交，明年再說。其實那叫白費心思。這類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主意到我大爺面前決使不開，吃歸吃，事歸事，我要真好說話，我是孫子，你就真個窮苦決不能沒有一點積蓄，多少也要收上一點，想要全欠那是作夢。表面且不說破，辦案要緊，樂得假裝好人嘻哈上一陣，打聽完了公事再行開口。心正尋思，人已走進。

丁家人多，雖是一所自建的土房，因其全家勤儉，均耐勞苦，老頭子苦了一世，熬得伴樣都有精明打算，那所土房建得也極特別，離開所種的田地頗遠，只為了三甲從小便在患難窮苦之中長大，雖沒過上一天舒服日子，但其天性忠厚，膽小知足，覺著苦了數十年，始終種著財主人家的土地，沒有絲毫產業，憑著自己白手成家，非但娶了老婆，並還兒孫滿堂，只管房無一間，地無一隴，在全家日夜勤勞、多做副業之下，居然也能挨到今天全家團聚。

無論多麼災荒的年景，日子雖然極苦，不像人家那樣妻離子散、兒啼女號已是幸事。田地沒有掙到手，到底多了一堆人，好好歹歹還有一大堆的破舊東西，也知足了。這年想起近年人多，怎麼出力辛苦，想要積蓄點錢總辦不到，全家老少起早摸黑，通沒一個休息，照理應該有點積蓄，反倒越過越苦，心中納悶，想不出個道理。

最後挖空心思打主意，想起東家在村口有半畝空地，昔年原以賤價買來，丟在那裡沒人管，荒著也是荒著，自己卻有許多用處，兩次托人，最後還是趙三元做主答應，先還不要地租，說好幾時要用幾時歸還，不許絲毫借口，才得勉強借到手內，情願全家多吃點苦，走點遠路，把相隔裡許的原住土房平掉，多開出一片稻田，和東家說好，就這個也不白種，不過少出一點。

另一面借著朝山季節，叫家中不能下地的婦孺紡織之外，忙裡抽空，趕制出些上產和香客遊人應用之物，賣點錢來貼補。雖然那片稻田不消兩年還是和別的田一樣，非但租糧不能少交，反添許多麻煩，自己只爭了幾句，差一點東家把田收去，連苦飯都吃不

成，幸而趙三元來打圓場，才得保住。

因為朝山人多，著實多出一份收入，否則東家每年加租、花樣百出之下，單靠原種的那三數十畝肥田決不夠用。因其上來精細，有尺土寸地都不捨得虛耗。

這座小房蓋得實在特別，人家屋內土坑為了婦女便於女紅，十九靠窗。他卻朝裡，各屋土坑全都相連，內裡打通，只消一兩個瓦鉢的火，所有土坑全是熱的。他還有個名堂，叫做六合春。隔壁教書先生曾為此言還誇獎過他的風雅。這還不奇，最奇是所有土

房一律向外開門，小得和鴿子籠一樣。

因其坐南朝北，後面向陽之處卻倒開著一大間，本是全家紡織帶做副業之所，靠著內壁也有一條長坑，火道與其他三面小屋通連，並可隨意封閉。一到隆冬時節，人們日裡全都聚在這間敞屋之內，將上半年收集來的竹枝細草取出，編紮各種香客遊人喜愛的玩具，如風車竹籃草花之類。

為了便於做工，別的小屋均極簡陋，這當中一大間前面一排通體都是自家所制木格紙窗，又長又大，窗台離地只得尺許，以便太陽好時可以坐在上面曬太陽取暖，連帶作工，沒有太陽時節，裡面也是一片雪亮。雖是泥土建成，非但打掃乾淨沒有絲毫塵土，並用各種細草編成的窗簾炕墊之類鋪在上面，端的又樸素又好看，別有一種淡雅風味。

丁家的人只知作工，耐勞喜潔，認定想多做工積錢，地方起居非好不可，無錢置辦，便就這雙粗手和田野裡的出產多出勞力，一面將它變換貨物去換錢米，一面用來謀取做工的方便。這些地方老頭子決不吝惜人力，常對人說，非要這樣才好做事，如其房頂漏雨，牆壁透風，沒有一點光亮。

夏天熱汗四流，冬天手凍腳僵，休說不能多做，好的東西也做不出來。這些虛耗掉的人力也是我們的本錢，果然日子一久生出效用，誰都說他聰明，學樣的人甚多，連草墊也被傳揚出去，家家做製，成了遊山人的常買之物。

濟南府的窮人比較別人稍微好過，便由於名勝之地副業較多的原故。可是經過連連兩次災荒、一場大雪仍是叫苦連天。中秋節前趙三元路過當地，還曾進去過一次，看出他全家眉頭緊鎖，業已露出為難神氣，斷定大雪之後必更窮苦，想收欠租多半沒有，便這兩隻肥雞也是養來一面下蛋。

一面準備款待田主家來人，和自己萬一來此討好之用，此外大概至多為了客來把炕燒熱，別無所有。先聽有茶，心已微動，這還當是憑著情面賒欠而來，走過當中堂屋還不甚顯，及至由穿堂小門走到後面大間倒坐的北房之內，暗中吃了一驚，斷定對方有了奇遇，否則不會如此。

原來這間用來做工兼作待客的北房竟是盆火熊熊，滿室生春，非但紙窗廬壁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旁邊還添了兩具新的紡車和一架織布的機子，上半年所養兩條肥豬業已老早醃起，沿房簷還弔著一排風的山雞、鹿腿之類，只丁三甲一人一向不捨穿新，仍是一身舊裝束，餘者雖是舊衣翻新，隻眼前見到的幾個丁家子女和老婆、媳婦沒一個不是笑容滿面，所穿衣服也均添有一層厚棉，紡車機子上面還附有棉線，布也織了一半，好似家中婦女正在紡織，聽見人來方始停止。

除兩個年輕婦女早就避開而外，餘均同聲叫應，請安問好。再看火鉢也是新制項下，旁邊坐著一把缺了嘴的大瓦壺，直冒熱氣，鼻端還聞到一股酒香。因丁家房子集中，一面臨街，居中兩面和後屋前的空地早已闢作菜畦，種著山東特有的大白菜。沒有天井，所有房屋只這一間倒坐北房最大，平日紡織編紮以及飲食聚談、燒火煮飯都在這間屋內，紡車對面的屋角便是爐灶。這時，丁妻雞早殺好，連肉一大鍋，剛剛燒開水放將下去，另外還忙著準備別的酒菜，比起哪一年來收租都要豐富得多。

二捕心明眼亮，一看便知丁三甲非但知道翼人影無雙的來蹤去跡，並還得過他的大量周濟，否則便是尋常好年景，像他這樣勤儉本分人家也拿不出，何況他剛到家不久，急切間決辦不到這許多東西，也必無此財力，至多把家養的雞殺上兩隻，客人一走說起便要心痛，哪有這等豐富周到？

便因年景不好，防備田主催租，有上一點積蓄，也必裝窮歎苦，不會全家這樣高興。想了想，便對看了一眼，三元更是老謀深算，決計把進門時附帶催租追一點是一點的原意改變，先放他一步，過後再說。

等到坐定，三甲親自捧了熱茶端上，三元笑道：「老丁，我們原是無心路過，想起許久不見，就便看望。像今年這樣年景誰都知道，我既不催租，又不討債，只管放心。你這大年紀，引了全家老小辛辛苦苦忙了一年，像這年月，恐怕連吃穿都為難，如何這樣破費，叫我弟兄大不安了。」

「衙門還有公事，忙著回去，多半還不能久停呢。方才又在前村吃過，天早過午，離黑雖然還早，也許不能領你的情，豈不冤枉？莫非又和那年一樣，吃不成還叫我們帶著走麼？快叫他們不要煮了。」

三甲送茶之後一屁股坐在炕前小木凳上，先似有話不敢說，吞吞吐吐在喉嚨裡哼了兩句，沒有出口。二捕看出有事，更生驚疑，同聲笑說：「老丁，有話快說，我們向來濟困扶危，慷慨大方，最喜幫人的忙。你如有事相煩決無推托，不要這樣膽小吞吞吐吐叫我難過。」

三甲又咳了一聲嗽，吐了一口痰，方始紅漲著一個滿布皺紋的老臉，賠笑說道：「二位班頭老爺，不，趙老大爺，請聽我說。本來今年真叫為難，上次遇見你老還曾說過，不，小老兒真個年老糊塗，我說的不是這個話，我是說，蒙你老大爺好意，今天貴人光降，果然不是來催租糧，也不是討還舊債，我真感激你老的好處。」

「不過一個人要有良心，這筆租糧雖已答應緩些日子，但你岳老太爺正等錢用的時候，真個沒有，那是沒法，既然有了，理應把我的租糧交上，叫他老人家也少為一點難。因恐你老人家拿起來不方便，特意把糧食賣掉，照市上價錢加一的舊規矩，連發財穀也打出來，換成銀子。」

「我全家種了三十一畝四分多田，照市價合下來，單這一季，我照舊例加上那筆舊欠，總算在內共是一百一十七兩六錢八分，連田邊的出息都在內了，請老大爺勞駕代小老兒帶去吧。這樣方便得多，省得往他糧倉裡送要借大車拉去，還要耽擱兩天人工，一個不巧又不夠數，連找補帶說好話又要跑上十來趟才能算完。好在今年年景大家都知道的。」

三甲說到這裡又停了口。

丁家種這三十多畝田，雖分在三元夫妻名下，因他岳父伍明是個訟棍出身，比三元大不了幾歲，特意將一個老姑娘嫁與三元做填房，以便勾結官事，於中取利。惟恐三元老奸巨猾，有色無財打他不動，又把自己田地挑好的暗中撥了兩處作為女兒陪嫁。

三元雖是人財兩得，一體全收，但是另有一種算計，田契只管交割，表面上卻算那田仍是伍家所有，連收來的糧食也由伍家糧倉代為保存。年景如好，便算伍家撥借他用，否則自己便作中間人，照樣把租糧逼去，還做好人。先聽三甲答話吞吐，料定有事，正將畢貴攔住，細心察聽，忽見對方越說越起勁，明是荒年，竟照上好年景交納，連去年和上半年的欠租也不等開口自行奉上，交的又是銀子。

暗忖：照著對頭行徑只有激動佃戶與田主作對，決無好意。三甲受他周濟，不在話下，如何還代交租還糧？真要與別的黑道中朋友一樣，打算表示好意，借此送禮打招呼，今早幾次相遇，也不會那樣舉動。

三元心方不解，畢貴已忍不住問道：「老丁你要明白，自來官法如爐，誰也曉得利害。像今年這等災荒人都難過，種田人誰也無法交租乃是實情，休說財主人家不像往年那樣追逼，便我們弟兄出來催徵也是虛張聲勢，誰也不肯像往年那樣做那絕子絕孫之事。」

「我們進得門來，以為你就平日勤儉，有點積蓄，聽你上月相見口氣，也必不甚好過，誰知你這間屋裡連吃帶用樣樣齊備，沒到臘月房也掃了，肉也醃了，屋裡頭又是暖熱，又是乾淨，雞肉酒菜一大堆，單糧食就夠吃到明年夏天，尋常有錢人家也未必有你過得好，何況今年災荒。」

「你平日那麼本分，就說承你的情專為款待我們，一時之間也辦備不齊呀。這還不說，我趙老大哥以前代他岳老太爺收租，我也來過，十回倒有八回總歎苦經，恨不能少個一升一角都是好的。今天見面並沒和你開口，上來就說不為催租而來，你竟會這樣慷慨，把本年欠租全數交上，答話又是那麼吞吐可疑。」

我弟兄多年老公事，光棍眼裡不揉沙子，這兩月來的事情我們業已訪問明白，我知你是老實人，決不會做什犯法的事，不過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你也有全家老小，少時我弟兄問你的話要是知道，你不肯說，到時身受官刑，我們就是多年相識也保你不得

呢。」

趙三元先恐對頭跟來，聽去討厭，繼一想：「我和畢貴說好，他向例是做紅臉，脾氣又暴，索性由他去當惡人，也許由老傢伙口裡詐出一點虛實，便在暗中留神察看，滿擬三甲膽小忠厚，以前催租稍微嚇他兩句便急得要落眼淚，畢貴這等恐嚇一定驚慌膽寒。」

「這樣一個老實人，事情不能怪他，人家又是遠接高迎，尊若上賓，和祖宗一樣看待，話還不曾說上幾句，就劈頭劈腦嚇他一個好的，為了辦公事雖然沒法，到底也是多年相識，如用別的方法探詢，一樣可以問出，何必這樣急三槍，上來先是一個下馬威，當著他的妻兒老小豈不難堪？」

三元方覺畢貴做法還是太差，及至留神一看，丁三甲真似換了個人，始終睜著一雙老眼望著畢貴，神色不變，連開頭吞吐都似平日忠厚，不願當面犯上，有點不好意思，畢貴這一問已早料到，並非真因怕事情景，越知有因，忙使眼色止住畢貴。

故意笑道：「畢二弟就是這等心直口快，我和老丁多年交情，大小也幫過他好幾次忙，如果知道什事，由我來問，他還能夠幫著外人隱瞞麼？我弟兄又非真聽官話對這位朋友有什惡意，不過想見心切而已，你偏故意嚇他，一個不巧被這位朋友知道，一生誤會，更是見不成功，這是何苦。」

「老丁，你不要怕，他是想見一個人，請教兩句話，急得他胡說八道，使出這類激將之法，不要上他的當，都有我呢。就是有什官司牽連，憑我弟兄還不是一句話就完事麼？你聽我說，包你沒錯。你祖宗墳墓、全家老小在此，還敢抗官嗎？你也喝碗熱茶，我們再談吧。」

三甲始終若無其事，聽完方要回答，三甲的小兒子名叫丁虎，本在一旁劈柴，聞聲走過，立在乃父身側，彷彿冷笑了一聲，忽然接口說道：「老大爺問的什事俺都知道，俺爹年老，說不明白，膽子又小，情面又重，說得驢唇不對馬嘴，沒的叫二位老大爺生氣，由俺丁虎代俺爹說吧。」

三元知道這小伙子血氣方剛，每次催租都有不快表示，老說乃父這一輩子為他人忙，苦得冤枉，富有山東人口直心快的剛強之性，容易受激，方才又聽在旁冷笑，分明這一家人和白泉居所見眾苦人一樣，受了對頭好處，聽了蠱惑，業已生出反抗之念，暗罵：雜種休狂，就是對頭厲害，跌他不倒，終有走時，早晚叫你們吃不了兜著走，多少包夠你們受的！

三元心中尋思，面上卻不露出，故意笑道：「這話不錯，你要知道什麼只管說出，倒有好處，我們還沒有問你怎知道什麼事呢？」

丁虎憨笑道：「這還用說，二位老大爺去而復轉，還不是為了餘家酒館所見的人？實不相瞞，這件事情老大爺最好聽餘大叔的話，放下不管，就這樣，人家還未必肯高抬貴手呢。至於你那來意今天一清早我們就知道了，不過俺爹人太老實，先不好意思見面，恐怕為難，老早避開。」

「後來一想，老大爺多年照顧，不見面不是事，當你二位未到以前又得到恩人吩咐，俺爹還是不肯，是我再三勸說，最好直言無隱，否則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早晚總要相見，並無用處。就這樣俺爹還是怕事，嚇得避了出去。其實這有什麼，我們不過受到人家周濟。」

「能夠渡過今冬和明年春荒，既沒有偷，又沒有搶。如說來路不明，一則人家行好，自己送來，我父子沒有向人伸手，事前不知，事後也無法送回，也不認得。再說，受他周濟的本村人還是不少，濟南府城關內外只是真正窮苦、不是遊手好閒的懶漢誰都得到周濟，受他好處的人多著呢，如要捉人間罪，休說監牢大小，便把所有衙門騰空，捉了去也裝不下，並不止我一家，要捉都捉，怕什麼呢！」

三元聞言，忽然鼻間聞到新煮開的雞肉香味，猛想起今早畢貴雖曾來過，人早走開，並未留話說要再來，何況回時走得甚急，途中未遇一人，剛到門口主人便自迎出，說已殺雞備酒，留吃晚飯。先當對方料定要來催租，不曾留意，此時想起，主人平日儉省，就是斷定有客上門，這雞也必等到見面之後，說定在此吃飯，才肯開殺，斷無先就下鍋之理。

聽老兒交租銀的口氣更有可疑，岳父近年不大管人宮事，除有三頃多地收租外專放印子錢，還開有一家藥鋪，每日都有不少盈餘，決用不完，怎會缺錢使用？這多祖銀全是往多處算，最刻薄的地主均不會有爭執，丁三甲由何而來，便好年景一時之間也非容易，況此歲暮風雪的荒年。

念頭一轉，忍不住哈哈笑道：「小伙子你真爽快，是個好樣兒的。有話只管開口，老大爺如叫你家受上一點牽連我不是人。」

丁虎便將前事一說，聽得二捕心神皆震，也不知是急是怒，是難過，是心疼，呆在座上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